

張宗昌外傳(五)

戚宜君

開府濟南衣錦還鄉

張作霖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抵達燕京，一天李景林曾率部預作部署，接着郭松齡也帶了一團精銳部隊，進駐黃寺，張學良則率領着一個器械精良的衛隊營，住進城內順城王府，這個王府便是張作霖張老帥下榻之處。

第二次直奉之戰，由於馮玉祥的扯腿及倒戈，使得直系大軍一敗塗地，正當吳佩孚浮海南下時，馮玉祥戲劇性的演出了一幕「逼宮」的把戲，年甫十九歲的廢帝溥儀與后妃，分乘五輛汽車倉促出宮，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德勝門內什刹海的「醇親王府」。

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清宮自元、明以來三朝御府珍儲，十代帝后珠寶玉器，以至三代鼎彝圖書，九州百國上貢之物，稀世罕見的珍寶，大部分都被馮玉祥搬運一空；當時街道上戒嚴清道，汽車往返搬運了六天六夜，如今中華國寶流落海外者，有許多便是當年馮玉祥偷運出宮而輾轉售賣出去的。

「直軍」慘敗後的一個多月，京城內外都成

了馮玉祥的「國民軍」之天下，等到「奉軍」源入駐京畿一帶，城廂重地大部分都已落入奉軍之手，馮玉祥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積極籌劃一舉擊殺張作霖父子的行動，因為沒有必勝把握，所以遲遲未敢發動。

張作霖得到了消息，估量形勢對「奉軍」顯然大為不利，遂立即下達了一道緊急命令，於是全部「奉軍」一夜之間均不見了踪影，張作霖也匆匆的抵達了天津，前後入京不過十日而已。

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做得並不愉快，他自從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失敗後，一直息影天津，按理他本應是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正統繼承人，却不料被初出茅廬的吳佩孚擊敗，心灰意冷之餘，遂不再過問政事。五年時間在平淡中過去了，如今東山再起，已沒有當年的雄心和氣概了。

奉張既不好惹，小馮又近在咫尺，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既要協調又須敷衍，在「鎮威軍」與「國民軍」之間，實在是感到非常的吃力。奉張自從第一次「直奉」之戰敗北後，臥薪嚐膽，埋頭努力，爲了洗雪戰敗之恥，如今捲土重來，怎肯把大局拱手讓給他一向瞧不起的馮玉祥呢？單祇

是瞧不起也還不甚要緊，現在，清楚的知道對方一心想要他的老命時，情況就變成生死對頭了。張作霖在天津仍和段祺瑞表示熱絡，雙方信使不絕，一切軍國要政，段都要和張連繫商酌，馮玉祥這邊段祺瑞當然也不敢怠慢。

張作霖領先取消「鎮威軍」名義，馮玉祥也通電取消「國民軍」的名義；張作霖以東北邊防督辦兼墾務督辦身份，於民國十四年一月十一日率部回返奉天，兩天以後馮玉祥也以西北邊防督辦身份赴西北巡視去了；表面上看來彷彿一切又歸於平靜，但骨子裡則並非如此。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張學良、郭松齡、李景林、張宗昌義結金蘭，四人向張老帥表示：此次入關要打一場漂亮的好仗，只許勝，不許敗，擊敗「直軍」後，不搶地盤，不做督軍，這四個人遂成了「奉軍」新起的四大金剛。

等到獲得勝利之後，張作霖對問鼎中原也大大的有了興趣，當他與馮玉祥劃分勢力範圍時，得到了江蘇、安徽、山東、直隸四省，對於督軍人選，張老帥着實大傷腦筋，郭松齡也不再堅持出關時的誓言了，並且，興緻勃勃的向老帥建議

中稱：

「直隸是京畿之地，應該由張少帥擔任督軍；李景林所部則可就近移往山東，姜登選可任安徽督軍；而張宗昌率領雜牌部隊直入長江下游，早年他曾在馮國璋麾下，與江蘇也有深厚的淵源，為酬庸功勳，似可任命其為江蘇督軍。」

建議裡不便提到自己，但其中三人都是他的金蘭兄弟。

其後，因為情況瞬息萬變，李景林首先坐上了直隸督軍的寶座，民國十四年四月張宗昌也成了山東督軍，九月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這一連串的人事命令，使郭松齡心裡十分不快，忿忿然的謂左右道：

「真可笑，搖鷄毛扇的軍師，居然跑到第一線去擋頭陣，簡直不知道這是什麼安排！」因而埋下了以後郭、馮勾結的種籽。

張宗昌雖然當上了山東軍務督辦，但是，客觀形勢並沒有穩定下來，待至臨時執政府發佈任命楊、姜分別督辦蘇、皖之後，「奉軍」再度長驅南下，九月中旬楊宇霆到達南京，邢士廉以戒嚴司令名義駐防上海，近在浙江的孫傳芳便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首先他會極力反對，但眼前已經成為事實，遂於十月八日在浙江督署召開秘密會議，緊接着便下令動員，決心驅逐奉系；一個星期之後，孫傳芳便在杭州自封為「浙閩蘇皖聯軍」總司令，分兵五路，發表通電討奉，由於「奉軍」在蘇、皖兩省尚未站穩腳步，而且，客觀形勢對「奉軍」也極端不利，最重要的是就心馮玉祥在北方扯「奉軍」的後腿，所以，決定儘

可能保存實力，全師而退，不出三日，「奉軍」已經全部撤離江蘇與安徽，可憐奉系的兩位督軍，才只有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而已。

這時的山東督軍張宗昌臨危受命，又擔任了吃重的角色，以直魯豫皖防禦總司令頭銜據守徐州，阻止孫傳芳尾隨北上。張宗昌聞命立刻行動，於十月廿一日到達徐州，所部「直魯豫皖聯軍」亦陸續到達，在東面的邳縣、西面的碭山、南面的宿州，皆採守勢，以逸待勞，陣勢頗穩，雙方時有接觸，互有勝負；就這樣打打停停，到了十一月初，任橋地方兩軍發生劇烈戰鬥，白俄兵團慘敗，張宗昌聞訊頓足長嘆，急赴前線督戰，亦無法挽回頹勢。

張宗昌這一次算是吃了一大敗仗，前後半月已經無法支持，遂分成幾路退回山東，白俄兵團只剩下了三百多人，由徐州一路北上，翻山越嶺，徒步回到濟南去找他們的「張爸爸」，張宗昌眼見他們的狼狽模樣，心裡一酸，竟然掉下了眼淚。

孫傳芳意外的驅走了氣欲正盛的「奉軍」，並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實在是「奉軍」顧忌太多，不戰而退，使得他不費吹灰之力，順利的達成了願望；至於徐州之戰，孫傳芳以五省聯軍對付亂七八糟的直魯聯軍，也沒有花費多大氣力，倒是與白俄兵團之戰，算是一場血肉橫飛的浴血苦戰，終於使白俄兵團幾乎全軍覆沒，張宗昌其他的隊伍也就牽一髮而動全身，紛紛敗下陣來。

能够打成這樣一個結果，孫傳芳已經十分滿

意了，隴海鐵路沿線算是沒有了「奉軍」的勢力，急欲整頓內部，鞏固既得的利益，也就不再狼追猛打了；張宗昌一心想在山東過他的督軍癮，也懶得再管江南的閒事，於是，又獲致一段暫時的疲憊平衡。

後來的張宗昌是鎮威上將軍、東北第二十七方面聯合軍團長、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保安總司令，同時兼任山東軍務督辦，一大堆的銜頭，以山東省為根據地，曾經火火辣辣的大幹過一番。

張宗昌深知自己是個老粗兼草包，要想有所作為，一方面必須延攬人才，另一方面更須訓練人才，有人告訴他說：

「延攬人才只要禮賢下士就可以了，訓練人才必定要開辦學堂才行。」於是，山東大學便應運而生了。

王狀元出長山東大學

山東省原有農、工、商、法、醫、礦等六科專門學校，但却沒有一所大學，於是張督辦便把這六所各自為政的學校合併起來，闢建校舍，增添設備，改良師資，擴大招生，成為各方面均頗具規模的國立山東大學。

這件事是從張宗昌走馬上任的暮春時節便開始進行的，各個專門學校應屆的畢業生，不期然的，也都成了山東大學的第一屆畢業學生了，大家好不高興，從而也帶動了建校的一切工作，積極進行，十分順利，待至秋季開學，大致均已就緒，只是校長一職迄未找到合適人選。

張宗昌認為：山東大學嘛！校長應該選函山

東籍的人士才好；如果學問好、頭腦新、留洋回國的人，心思太活，生怕駕馭不了，怎能放心得下；圍繞在身邊的政客、策士，以及平日的賭友和嫖友，如何能當大學校長呢？因此，找來找去，始終不得要領。

根據督帥的指示標準，左右幕僚不斷的窺窂私語，談到了曲阜孔夫子的後裔，也想到了濰縣的狀元公王壽彭，等到張宗昌再度拉開嗓門嚷嚷着：

「俺就不相信，俺山東省一百零七個縣裡頭，難道就找不出一個大學校長來。找、找！趕緊的給我找啊！」

於是，有人就說；「除了孔聖人的後代就是王壽彭了。」

照說這幾乎是搪塞式的回答，試想：聖人後裔及狀元公，學問自然是在話下，但却不一定適合擔任大學校長。不料，張宗昌却十分高興也非常認真的說：

「好哇！爲什麼你們不早說呢？祇是孔聖人後代，恐怕不肯買俺的賬，俺也沒有把握撥得動，倒是那個王壽彭究竟是什麼人啊？他識的字多不多呀？」

左右人等搶着回答；

「王壽彭是狀元公，全中國要數他識字最多了！」

「怎麼知道他識的字最多呢？」

「他是滿清的狀元，由秀才而舉人，全國舉人經過會試，再由皇上御筆親點的第一名，就叫狀元，所有的讀書人都比不上他，識字之多也就

不言可喻了。」

滿清末年科舉已廢，張宗昌不學無術，根本就搞不清楚科舉取士的名堂，經過解釋，這才知道狀元公的份量。心想：打從童年開始，就聽說一般人對山東曲阜孔廟的尊敬情形，黎民百姓頂禮有加，固然不在話下，就連土匪強盜，也不敢在曲阜聖地騷擾，甚至，蠻不講理的軍閥部隊，都盡量繞道而行，避免危害聖地的清靜，要想請孔聖人的後代出來作事，真是談何容易；至於狀元公嘛！亦即天上文曲星下凡，生來就是文章魁首的，這個人實在太合適了，祇是他肯不肯前來屈就呢？也還是個未定之天。

提起這位王狀元壽彭，字次籤，號眉軒，萊州府濰縣南關人，沾了名字的光，欽點爲滿清皇朝最末的一個狀元。自幼家境貧寒，却埋頭苦讀不輟，中了秀才以後，在濟南大明湖畔的朱家擔任西席，束修雖然不多，然而，食宿有着，且湖畔幽靜，授課清閒，自己也好用功，整天吟哦之餘，就是苦練「黑大圓光」的館閣體楷書，好待秋風一動，塵戰一場，倘蒙朱衣點頭，便可青雲得路，脫却藍衫換紫袍了。

光緒二十八年，山東省的主考官是蒙古正黃旗籍的榮慶，此人乃進士出身，肚子裡雖然有些墨水，但是，清代的滿蒙旗人在科舉上，大都佔了許多便宜，真才實學也難與漢人的進士相提並論；對於王壽彭這個學問平平，書法却頗爲華美的人，剛好對了榮慶的路數，心中頗爲喜歡，自以爲是爲國拔擢人才，硬把舉人頭銜套在王壽彭的頭上。

按照清代科舉制度的規定，爲了防止舞弊，特別有所謂「糊名」及「謄錄」的手續，糊名就是把應試人寫在考卷上的名字糊貼起來，使閱卷的試官無法知道究竟是誰的考卷，此一辦法又稱「彌封」，這種保密的方法一直到今天，各種像樣的大小考試，爲示公平計，仍然繼續採行不輟。昔日考卷皆以毛筆恭楷繕寫，毛筆字跡最易辨認，單祇是「糊名」仍怕給試官認出，因此特在闈場中僱了許多人，把應試者的文章用硃筆抄錄之後，才送給試官評閱，這便是所謂的「謄錄」了。

如果是「糊名」兼「謄錄」一齊使用，王壽彭恐怕是要鐵羽而歸了，幸好滿清末季，謄錄這道手續業已廢止，王壽彭的文章雖然不怎麼出色，但他那一筆館閣一路的字體，珠圓玉潤兼富麗堂皇，大大的打動了榮慶的愛才好士之念，就這樣王壽彭就成了壬寅山東鄉試第三十五名舉人。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會試，王壽彭的恩師榮慶又擔任了副考官，看到卷子上那一筆黑大圓光的字跡，便迫不及待的加了批語云：

「文章平實，言之有物，字跡氣勢雄渾，頗具翰苑風範。」主考官是體仁閣大學士孫家鼐，對這位現任刑部尚書的副考官榮慶，一向都是客氣三分，如今副考官既然把卷子薦了上來，自然是順利過關，於是，王壽彭又中了癸卯會試第三十七名貢士。

「貢士」事實上也就是「準進士」了，但是，會試中式的仍然自舉舉人，貢士似乎是官場的特別名詞，意思就是把這一批優秀的舉人，貢之

於朝廷，聽候皇帝的臨軒策問，御筆親點以及派官授職。

殿試是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時值初夏時節，氣候已經有些悶熱，蟬聲在濃郁的高樹上長鳴不止，王壽彭也隨着其他三百五十名會試及第者，心頭火熱的執筆爲文。這一次榮慶沒有擔任考官，擔任考官的是張百熙等五位滿漢大臣；「殿試」顧名思義是皇帝親自考試的意思，考官們的任務也由「閱卷」變成了「讀卷」，閱和讀是兩回事，精彩絕倫的文章，不一定就適合於朗讀，反而是通順流暢的文章更易於琅琅上口，最重要的這一回王壽彭真的是沾了他名字的光，乃能脫穎而出，大魁天下。

讀卷大臣們心想：來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壽，如能得到一個名字中帶有「福祿壽喜」的掄爲狀元，給「慈聖」來個「好兆頭」，豈不大佳。於是，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王壽彭的考卷，王壽彭的姓氏便首先引起了注意，中間的「壽」字更是直截了當，下面的「彭」字，不就是直指壽長八百的彭祖麼！他的字叫做次鏡，而彭祖名鏡鏗，簡直就是彭祖鏡鏗的化身嘛！「王壽彭」三個字合起來，又隱隱含有「天子萬年」的吉祥兆頭。五位讀卷大臣，經過揣摸和商量，王壽彭的命運便初步的被決定了。

光緒帝自從戊戌政變以後，真箇是自感窩囊透頂，那裡還算是一個皇帝，加上「八國聯軍」這一折騰，雄心壯志也隨着戰火與離亂消磨殆盡，如今只不過是屈服於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扮演一個跟班式的小可憐而已；讀卷大臣們一心想

討慈禧太后的歡喜，自己也落得討個吉利，作個順水人情，於是，閉着眼睛，用朱筆在王壽彭的名字上點了個紅點，就這樣王壽彭便成了頭名狀元。

王壽彭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居然能大魁天下，原先由於榮慶對他的賞識及策勵，自我估計弄個進士出身，已經是祖上有德了，如今事出意外，驚喜交集的情況下，在「傳臚大典」上幾乎不能成禮，多虧同鄉京官連推帶扶的在一旁幫忙，才勉強在蟬陛之前跪下叩謝皇恩浩蕩。

昔日科舉講求的是；「一祿、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王壽彭原本是一個布衣寒士，上項條件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他萬萬沒有想到却是佔了姓名的便宜，難怪他要喜出望外，驚惶失措了。

事實上科舉時代的讀書人，十載寒窗，磨穿鐵硯，歷盡風檐，倍嚐艱辛而後，一旦名登金榜，而且還是大魁天下，喜極而踏的情況所在多有，這種情況在今日的什麼獎、什麼榮銜的典禮上，仍然時常可以看到，而這些獎、銜比之從前的狀元，相去何止霄壤。就連頗具聲華和修養的甲午狀元張謇，在乾清門肅立聽宣時，從天朦朧亮一直等到太陽露頭，腹內饑腸輾轉，外表却必須強自鎮定，等到有人捧着黃紙在丹墀上高呼曰：「一甲第一名張謇。」張謇竟然一下子暈了過去，事後，他曾自我解嘲似的辯解說：「樓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樞輻駒，久倦海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在那個年頭，這個富貴榮華立即逼人而至的狀元頭銜，所代表的實

質意義，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啊！

王壽彭中了狀元，成爲了翰苑清貴，經過了幾年養望的過程，至宣統二年實授湖北提學使，一下子由六品官員躍升至三品職司，在武昌城裡頗受督撫的器重，曾經兼署過布政使。辛亥革命後，輾轉回到山東老家，等到袁世凱作了大總統，刻意收羅清朝科第人物以壯聲勢，王壽彭也被羅致入幕，專門替袁世凱擔任一些書札應酬的文字工作，老袁曾經多次向人誇耀說：「咱的寫字秘書都是狀元出身呢！」

憑恃那一手秀麗圓光，墨采煥發的字跡，確實爲新華宮增添了不少文華氣氛，不但袁世凱喜歡他，歷任的新華宮主人，像是黎元洪、徐世昌、曹錕、段祺瑞等也都離不了他，因而，他就成了北洋政府中一個不倒翁式的秘書了。

張宗昌心裡想着：能够請出這位天上的文曲星、地下的狀元公來擔任山東大學校長，那簡直是太好了。但是，轉瞬一想，又覺得這完全是一野地烤火——一面熱的事兒，遂苦笑道：

「不是有這麼一句土話嘛！『狀元坯子宰相座』，能點上狀元的人，八成都是想作大官的，說不定山東大學的校長，他根本就瞧不上眼兒呢！」左右人等解釋着說：

「那也不見得，王狀元在前清也不過是個湖北提學使而已，頂多是相當於今日的教育廳長罷了；再說入民國以後，他一直是擔任一名寫字的秘書，而且近年來北洋政府一直開窮，三個月發不出薪俸的情況多的是，如果咱們備一份厚禮，差人到京裡去誠意的敦請，一定十拿九穩。」

堂堂的狀元公竟落到這步田地，張宗昌也着實爲他抱屈不止，隨後連忙命人修書備禮，派人專程晉京，恭請王狀元回籍，辦理作育英才的教育工作。王壽彭第一個反應是欣然色喜，然後，徐徐的提出了三項條件：

第一，山東大學校長必須要兼教育廳長。
第二，討厭汽油味，不坐汽車；更不坐人力車，醜於拋頭露面，暴露身份。

第三，上下班及公務外出，乘坐四人肩輿（亦即轎子是也）。

張宗昌認爲狀元公的胃口不大，所提條件大都合理，校長兼廳長，性質相近，索性就一鍋煮了吧！第二項及第三項其實只能算是一個條件，不坐汽車改乘肩輿更是小事一件，因此，都一一的答應了下來，狀元公也就如期的回到了山東。

爲着狀元公的就職儀式，張宗昌着實傷了一番腦筋，他問左右道：

「現在，王狀元回來當校長，俺是不是算學東？」衆人異口同聲的說：

「是。」

按理「校長」可大可小，不管行政地位如何，儘可以師禮事之；「教育廳長」則是省府的幕僚主管，不但是省長的僚屬，比起拿槍桿子督軍，地位上要差上一大截呢？然則，祇是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在一切施爲上，必須依照體制受命於教育廳長，掣肘之處在所難免，更遑論得心應手的爲所欲爲了。反之，倘若祇擔任教育廳長，一天到晚等因奉此，案牘纏身，就顯示不出爲人師表的雍睦氣度了；因此，王壽彭既要當山東大學

校長，又要兼任教育廳長，自然是有他相當的道理在焉！

狀元公王壽彭就任山東大學校長，兼山東省教育廳長的佈達典禮，是在省府大禮堂舉行的，那天大禮堂上設有「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孔子神位香案，香煙繚繞，彩燭高燒，鐘鼓齊鳴，爆竹喧天，一派莊嚴肅穆的氣氛中，「學東」張宗昌身穿大禮服側立香案一端，王壽彭亦著大禮服，朝向孔子神位行跪拜大禮，然後側立打躬，接受學東及觀禮人員的叩拜如儀，接下去便是學東致詞了。

只聽張宗昌拉開大嗓門道：

「俺山東是孔聖人之邦，儘管別的地方有人不敬孔聖人，不讀聖賢書，要把練裝書拋到茅廁坑裡去，俺山東却萬萬不可行；所以，俺特地把這位文曲星搬回來，要幫俺把山東全省大中小學，好好好的整頓一番。小姐大姑娘到頭來總是要嫁人作媳婦的，不讀經書倒也罷了，男學生如果不飽讀聖賢寶訓，那怎麼能成。」

這一番致詞大大的合乎了王狀元的脾胃，聽着聽着幾乎要感動落淚了，正在此時，張宗昌特別面對王壽彭囑咐說：

「你老就職之後，要切實的幹，切不可讓一般年輕學生胡作非爲，應以尊孔讀經爲第一要事，人人照着孔聖人的道理去辦事，包準沒錯。」

大道理講完了，對狀元公也叮囑過了，張宗昌忽然瞥見後列還有一大堆學生代表，於是，又覺得該對他們也說幾句話才是，思索有頃乃道：

「俺識字不多，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二學

，但俺可以給你們請來一位狀元校長，軍隊裡有一句話說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從今以後，你們都是狀元學生啦！希望你們好好用功讀書，不可烏七八糟，如果，你們乖乖的向學，有人膽敢欺侮你們，俺就以學東身份來保護你們，不把那些龜孫子揍得鼻青臉腫才怪呢！完啦！」

當然，在今天看來，這一項佈達典禮，簡直是一場不倫不類的鬧劇，但是，回溯到六十年以前，新舊交替、青黃不接、民智未開、軍閥割據、烽火遍地、莫衷一是的時代，一個擁兵自重的大老粗，能够有如此尊師重道的場面安排，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文曲星啓沃冥頑督辦

狀元公王壽彭回到山東那年，是五十五歲，斯文一脈，儀態安祥，瘦高的身材，配上清癯的面龐，特別是那一雙深邃而智慧的眼眸，使人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

張宗昌對於王壽彭是相當尊敬的，人前背後凡是提到他，不是「狀元公」就是「文曲星」，再不然就是「王老先生」或「狀元爺」，沒有多久，又稱他爲「王老師」了。

根據督辦的指示，王壽彭下令山東全省各級學校，以讀經書爲主要課目，有識之士曾建議說：

「讀經書，固無不可；而科學，亦絕不能廢弛。」

王狀元則說：

「那些洋鬼子的玩藝，不要管他。」

王壽彭一心一意的推行尊孔讀經，以不負效帥的期望，並估量不久之後，齊魯舊邦，不難達成唐虞之郵治；張宗昌對於這位文曲星下凡的狀元公，則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信任之專，獎飾之勤，完全出自一片純誠與篤敬的心意，趁着品茗傳盞的機會，狀元公心裡覺得過意不去，有時也會對張督辦恭維一番，想不到這個渾人聽到風就是雨的，便順着竹竿往上爬，與高彩烈的說：

「俺什麼都好，就是沒有上過學，遇到什麼動筆的陣仗，還真有點兒不方便，俺也跟你上大學好不好？」

王壽彭心想：眼前這個人不過是個草莽英雄而已，他自己居然大言不慚的說他自己什麼都好，真是「馬不知臉長」。既而又一想：這個人雖然乏善可陳，但粗獷中倒還整直，暴戾裡還能從善如流，倘若善加開導，亦未嘗不能去惡向善，好好的成就一番事業，於是，便笑盈盈的點了點頭，算是答應了他的要求。

張宗昌一看狀元公的態度，便立即起身離坐，撲通一聲跪了下來，朝着狀元公一連「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王壽彭連忙把他扶了起來，隨後張宗昌便以學生的姿態肅立敬酒，老師指示道：

「你的公務繁忙，不必到學校上課，今後如有疑難，我可以隨時為你解答。」

這個山東省軍務督辦，第一次向老師提出來的問題是：

「俺想做好人，留點好的名譽，應該如何作

法？」

這是一個涉及範圍頗為廣泛的問題，王壽彭心中暗暗叫好，欣然用手指蘸着茶水，在紅漆油光的桌面上，寫了一個「孝」字。

狀元公解釋着說：

「中國人是最講孝道的，皇帝以孝道治理天下，百姓以孝道立身行事；凡是能盡孝道的都是好人，都能得到好的名聲，傳流後世，永垂不朽。」

話音甫落，學生立即大聲向老師報告說：

「俺一輩子忍饑捱餓，擔驚受怕，不知道吃了多少窩子，除了在徐州那一仗，白俄兵幾乎全軍瓦解，看到他們像叫化子一樣回來了兩百多人，我心裡一陣酸楚掉下了兩滴眼淚以外，其他是向來不哭的，遭遇再大的困難，俺都是笑哈哈的，請您老放心，這個『笑』字，俺早就懂得了。」

狀元公遇上這位督辦學生，第一次上課就把他弄得啼笑皆非，遂含笑解釋道：

「我說的是孝順的孝，不是哭笑的笑。」

並以手指頻頻的點着桌面，讓他看明白用茶汁寫成的「孝」。

按照他們當時的教學方式來看，簡直比半個世紀以後的「研究所」還要進步，學生表達概念的機會比老師還要多，只聽督辦學生又在發話啦：

「俺不識字，誤會了老師的意思，說到孝順，俺更有話說，俺爹死得早，生活過不下去，俺娘不得不改嫁給一個吹鼓手的後爹；如今俺發達

了，把他們都接到了濟南城裡來享福，俺娘常說俺是個很孝順的兒子，老師您說，這算不算是孝呢？」

這是狀元老師第二次受窘，旋即深深的點了點頭說：

「算孝！算孝！」

王壽彭也聽說過，春間張宗昌前來濟南上任時，火車站的月臺上擠滿了歡迎人羣，武官們全身佩掛，士紳們長袍馬褂，有的在談論張宗昌當年在掖縣犯案逃往關外的事跡，有的在炫耀自己與督辦在關外闖蕩江湖的關係，有的則低聲傳述着這個新來的帥字號人物，幼年時孤苦無依，母親改嫁給吹唢呐的情形。火車緩緩的駛近了月臺，軍樂隊嗚哩哇啦吹奏起歡迎曲調，只見人高馬大、衣履鮮明、兇神惡煞似的張宗昌跨出了車門，威風凜凜的目光向人羣中掃來掃去，向身旁的副官長李子清大吼道：

「小李子，俺娘呢，怎麼沒看見來！」

經過解釋說是老夫人不願單獨前來濟南的緣故。張宗昌竟毫不掩飾的說：

「這都是俺不成器，養不活俺娘，不然的話，娘怎麼會去改嫁呢？」

這種坦白直爽的態度，大夥歡迎的人，都對這位新來的軍務督辦刮目相看，由於他的孝心可感，因此，糗事反倒成爲好事了。

張督辦原本就有孝順的習慣，聽老師這麼一強調，遂牢牢的認定：孝就是一切的根本。於是，立刻叫副官處刻了一個「孝」字的木戳，對着

一大疊紙張印了一個又一個，整個辦公桌上擺得滿滿的，可是，這個「孝」字的擺法都是頭衝下，脚朝上，時常跟在他身邊的董副官，狡猾機伶，善伺人意，明明知道他擺倒了，也不好當面揭穿，以免這位脾氣暴躁的上司惱羞成怒，到頭來吃虧倒楣，挨罵受氣的還是自己。

因為，王老師蘸着茶汁寫在桌面上的孝字，張宗昌從對面看過去剛好是上下顛倒，他不但把印出來的孝字，倒擺在桌子上來欣賞，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說是要在大操場上集合士兵訓話，題目就是「孝」字，把一大卷「孝」字，一個一個倒釘在黑板上，忽然，有人在列子裡高喊道：

「報告大帥，『孝』字貼倒啦！」

張宗昌不服輸的開罵：

「混帳東西，俺這是狀元老師教的，還會錯嗎？」

董副官連忙趨前解釋了一番，張宗昌這才明白過來，仍然沒好氣的責備說：

「你小子是認得幾個字呀！為何不早說，害得俺在弟兄面前鬧笑話，真他奶奶的！」

督辦公署裡三天兩頭的大擺筵席，酒酣耳熱之餘，在狀元老師的機會教育之下，張宗昌的學問不斷的進步，一個是興趣盎然，一個自然是全力以赴，很快的便認識了不少字。有一天老師想要學生學着寫信，學生也覺得學會寫信最為重要，也才能與人溝通意見，記得不久前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吳佩孚曾經差人送了一封密函給他，勸其起義，並有「懋賞」，想起當年失意入洛時，遭受冷落的情狀，仍然餘恨難消，乃命幕

僚覆函拒斥，寫來寫去皆感隔靴搔癢，遂怒謂幕僚道：

「我唸你寫：『你反曹，俺反張；王八旦，大家當！』」

如果，當時他會寫信，必然更加痛快淋漓。

他把這一段往事告訴了老師，王壽彭聽得津津有味，不覺誇讚說：

「寥寥十二個字，何等簡明有力，不止是合轍押韻，而且，更傳神有聲。簡直就是鮑超被圍時，求救文書上大書一個鮑字，旁邊點了許多墨點，曾國藩一看就明白是老鮑被圍了的一路作風，而較之鮑超更寓有針貶的深意呢！」

張宗昌經此權威性的分析及讚揚，心中更是樂不可支。

王老師認為要學寫信，必要先唸「尺牘」，

督辦學生頗為不解的說：

「要寫信嘛！為啥先唸『吃、賭』呢？其實吃、喝、嫖、賭俺都是經驗老道的好手！」

這是狀元老師第三次受窘，乃詳細細細把「尺牘」的意思解釋了一番，並找了一本淺易的尺牘，教了他幾種款式。第一封信便是寫給老師的，一開頭赫然是「次錢老師鈞鑒」，却誤寫成「欠錢老師鈞鑒」，六個字全都錯了。

狀元公不禁啞然失笑，提筆立加修改，且讚且賞的語人稱：

「目不識丁、位居方面的人物，這麼短的時間內，竟能有如此表現，已經不容易了，倘若環境許可，假以時日，說不定還是一位翰苑人物呢！」

！

學會了寫信，張宗昌便四處賣弄，都說：「張效坤這個渾人，如今居然會寫信了！」當然恭維與誇獎他的信函，也不斷的像雪片一樣，從四面八方飄向濟南，甚至連張老師也肯定他進步神速，並勉勵他多多用功，百尺竿頭，更上層樓。

張宗昌心裡一高興，又嚷着要老師教他作詩，王壽彭看準了這個學生有幾分寫詩的天賦，遂簡單的授以音、韻、平、仄、情、景、虛、實的過程和結構，想不到他的詩寫得又快又多，過了一些時候便出版了一本「效坤詩鈔」，雖然語多俚俗，但却直抒胸臆，寫景抒情，生動逼真，令人為之絕倒，也給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茲錄數首，以概見其餘。

詠泰山

遠看泰山黑糊糊，上頭細來下頭粗；
若把泰山倒過來，下頭細來上頭粗。

遊蓬萊閣

好個蓬萊閣，他媽真不錯；
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
靠窗擺下酒，對海唱高歌；
來來猜幾拳，舅子怕喝多。

詠閃電

忽然天上一火鏈，好似玉皇要抽煙；
如果玉皇不抽煙，為何又是一火鏈。

笑劉邦

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哭；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

改寫「大風歌」

大砲開分轟他娘！咸加海內今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效坤詩鈔」中，大都是俚俗不避的打油詩，有寫景、有抒情、有酬應之作、也有寄慨的心

靈吐屬，字裡行間充盈着粗鄙獷放，但筆觸及寓意却非常新奇而別緻，狀元老師故意不予大事改削，以存其真，因而我們也得以從他的詩句中，窺見這位長腿督辦的真實風貌。

一個放統的楞小子，二十年間，居然混到了，一個帶甲十萬的前程，作了山東省的軍務督辦，而且，已經年逾不惑，公務又是繁忙異常，尙能

抽空向學，虛心受教，其用心之精誠，庸庸之淵，實已到了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地步。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位原來一字不識的大老粗，由於他的苦心鑽研，居然能够執筆伸紙，舞文弄墨，甚至填詞吟詩，雖然仍離不開牙牙學語的階段，時常也會貽笑大方，然而，對於一個方面大員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秘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臺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